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榮陽外史集卷一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滎陽外史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滎陽外史集一百卷明鄭真撰真

字千之鄆縣人成化四明郡志稱其研窮六

籍尤長于春秋吳澄嘗策以治道十二事皆

經史之雋永真答之無凝滯洪武四年鄉試

第一授臨淮縣教諭陞廣信府教授真與兄

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真尤以古文著初與
金華宋濂聲價相埒嘗與濂共作裴中著存
堂記真文先成濂為之閣筆後濂致位通顯
黼黻廟廊真偃蹇卑棲以學官沒世故聲華
間寂傳述者稀今觀所錄不能與濂並驚詞
壇而義有根柢詞有軌度與濂實可肩隨未
可以名位之升沈定文章之優劣也原集百
卷明代已佚其三十卷今所存者亦多殘缺

失次訛不勝乙或至於不可句讀殆世不甚
傳故莫為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驗文
句各為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則仍原本錄之
庶不失闕疑之義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榮陽外史集卷一

明鄭真撰

關

滎陽外史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

明鄭真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

明鄭真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四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五

明 鄭真 撰

闕

榮陽外史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六

明鄭真撰

闕

榮陽外史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柴陽外史集卷七

明 鄭真 撰

記

聽竹軒記

姑蘇陳君仲良來居鳳陽之臨淮蕭散夷曠有林野之
趣構一室內列圖畫書史及古彝器等物外設崇欄環以
竒石植竹數十本虛心勁節整比森密大者若幽人貞

士特立而不可屈撓小者若門人弟子恭肅而不可狎
玩仲良葛中野服宴坐其中披閱今古或時至夜分一
氣孔神萬慮不作而涼颼時來竹之聲鏗鏗錚錚瓏瓏
玲玲如鈞天廣樂交奏並作宮商調而律呂諧也如蓬
萊列仙湘江帝子乘龍馱鳳珮玉鳴而琤璜擊也由是境
與心融心與意會怡然渙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乃扁
其室曰聽竹軒云夫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因所植而形
生焉因所觸而聲生焉聲之發也入乎耳警乎心徐

而察之其聲何如哉萬化本乎一理而萬理會於一心
竹之動而靜以聽之生物之情於是見矣托興之士所
謂聲與靜相宜者蓋在於此豈但清風故人想像於仿
彿間也耶嗚呼若仲良者其觀物察理者歟雖然至人
遺物獨與道俱仲良學道者也一齋坐忘形泯迹化彼
吹萬不同有若天籟地籟者固已相忘於無何有之鄉
矣竹聲云乎哉予家東海上萬竹林立耳存目注清思
如洗時異事殊蕪廢不治久矣及來濠梁與仲良所居

為近每促膝過從舊夢為醒庶幾朝夕問竹之平安以
及其人聽竹之聲以妙悟於無聲不亦可乎哉

梅雪山房記

壽州蒙城縣主簿林君孔嘉士賓廣西人也年三十餘
神氣清瑩襟懷疏爽早以才調見知名公鉅卿得為廣西
行省行人進退周折必以規矩而應對從容舉措閒雅
行李使命之重不違其時嘗度庾嶺時固陰沍寒見梅
已著花而大雪盈尺山川林壑遠近一色徘徊凝佇喟

然嘆曰天下之物有如梅雪之清而白者乎猥以不才服勞於公清白之操慎終如始其殆庶幾哉於是扁所居曰梅雪山房寢處笑語朝斯夕斯既調官壽陽仍以舊扁揭之介鄉友亳縣簿葉君伯興求文以記夫士之托興於物者非私所嗜而溺所好也用以比德焉爾桃李之卉之華而夭艷無取霜電積陰所致而變異或臻士君子所貴重者梅與雪而已夫梅不徒清也歲寒之孤芬有以堅所守也雪不徒白也陽春之寡和有以勵

所學也昔之名哲有若何遜宋璟林逋蘇武袁安之流或以梅或以雪抒幽發興極其所至以砥礪名節天下後世固有聞風興起者矣士賓南海之英名在宦籍而芳香自珍光潔有耀澹澹乎靜且幽而猶穢不得入也凜凜乎凝且重而塵氛不得雜也嗚呼其非托物之君子哉且夫俗尚不同人品或異知愚賢不肖不能以相一也然而人之生也眇然一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梅雪云乎哉而世之重功名崇道德者猶以調

商鼎之梅立程門之雪為當時美談不識士賓嘗用意於斯否耶予忝教臨淮于今有年異日或得以公事道過壽陽造其所居聞所聞而見所見斯可乎記之

乾坤一草亭記

姑蘇吳庠孟周謫于濠水之上相地一區空濶高爽斬木誅茅構為一亭簷牙軒翥階級靜深虛其牖以資憑覽崇其徑以通出入外不設藩籬內不施帷幃琴樽書史度置左右孟周游息其中仰高俯深乾端坤倪開豁

呈露心有所悟物亦隨之因題曰乾坤一草亭云人有
訝之者曰乾坤至大也草亭至微也以草亭而繫諸乾
坤毋乃管窺蠡測不知量者耶孟周曰此以跡言者也
乾坤之道大不能外小莫能違乾坤誠大矣吾從而觀
之則乾坤皆在吾草亭之內吾不知其孰為大孰為小
也寓形宇內與乾坤上下相為流通而萬事萬變皆得
以傲睨而從容焉謂之乾坤一草亭不亦可哉予聞而
解之曰孟周其學聖門者歟夫乾天之道也坤地之道

也乾言健而坤言順也乾坤之大周髀不能測章亥不能步也草亭之在乾坤何啻滄海一粟哉孟周朝夕其中觀夫二儀之運四時之行日月星辰之耀風雨露雷之變山岳之峙河海之流其理之所以然必有合於心之所同然者矣且人與天地參者也天地之心即吾之心天地一太極吾心亦一太極也天地無有限量吾心亦無限量也囿乎方寸之中而極乎六合之內靜而與乾坤同其體也動而與乾坤同其用也大而裁成輔相小而

人倫日用何莫非乾坤之所為哉是故由乾坤而視草
亭草亭實乾坤之一物由草亭而視乾坤則乾坤亦草亭一物
爾物我兩忘顯微無間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且夫乾坤莫外於易居室之宜取諸大壯乾坤之理已
存於中矣然而一亭之微不如萬間之盛簡陋儉朴非
有雕刻粉飾之富而君子有取於孟周者豈非以天地
萬物之理萃其心歟昔臨川吳文正公作草屋數間而
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公雪麓扁之曰

草廬蓋以孔明期之也公既登金門上玉堂著書立言
以道德文章自任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其名實之允稱
矣孟周其迪光前烈也哉孟周謝曰先生之望我至矣謙
焉末學其能底於是也耶予嘉其言讓而有禮也記諸
亭上而去

梅堂記

東南多竒葩異卉求其鐵心石腸凌厲於風霜雪月間
莫梅若也是以君子比德焉書稱若作和羹用汝作鹽

梅其取譬精矣後世名臣貞士若何遜宋王林逋之流
模寫而形容之非夸大其詞以炫耀流俗也蓋其心意
所適有至理存焉乃若堂構基圖祖孫相繼手植所存
恭敬弗怠亦足以觀世澤之深厚永久矣鳳陽府壽州
儒學正潘先生懷玉世為三山閩閩蓋宋太師河南鄭
王美之後由鄭王而下我豸臺端相繼號四葉中丞傳
及數世曰徵曰衡者在祥符間聯登進士第有司號其
鄉曰二難里曰同榮又傳及十有八世諱繼賢字彥能

號梅堂處士者則懷王先大父也處士生於咸淳末年
入元以先世為宋顯官杜門求志不嗜仕進嘗築堂三
水上而對磨石山控引形勝種梅百本巾屨逍遙吟咏
自適今去處士數十年根深本固而梅堂故無恙縉紳
之士過其下者為之徘徊顧瞻而不忍去想夫晚節歲
寒萬木僵仆正人心永保貞固之時也而梅作其花皜
素呈露固有以見陽春之澤無有間斷寧息矣天日卓
午烏語風微傳盃索笑芳馨靜幽天地造化之心於是

乎在矣梅乎梅乎處士其有得於茲乎懷王以處士嫡
孫之賢封而殖之升堂肅躬顧盼流眄靈游燕娛錫茲
祉福其可量哉唐李德裕自著平泉記以為壞一草一
木非吾子孫況祖考神明道德之所在者乎然則保有
先澤與其家相為無窮在懷王有不容辭矣予家居四
明去閩中為遠每從縉紳論東南文獻故家於處士每
想其風範而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今越在淮海與懷
王同斯文安得握衣上堂心領神會於暗香疎影間

耶是為記

竹林庵記

永嘉金氏代為儒族其始祖寧甫氏在宋時自閩之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以積善有名所居東南殿地爽塏野水分流林麓掩映遙山迤邐起伏如龍虎如象如龜如鼈如琴如几如珠如印皆在遠近數十里間以曾楊之學揆之信為風氣所聚由是增土為壠瀦水為沼環以松栢雜以荷芰清飈徐來香氣蓊勃仰高俯深孔樂斯土以

寔以寤是為始祖之藏爾來二百餘年矣元至正末所
在構兵郡將繕修城郭士卒樵採不禁合抱之木為所
伐者八九金氏有谷汶父者聚族謀曰斤斧之禍乃至
此乎衆心為動相與出資財賂之得還故物遂命族人
伯賢督工構屋三楹列為兩廡外置庖湑旁儲祭器深
廣高下悉如其度別置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歲時殷薦
家聚族於斯鄉縉紳大老嘆羨稱慕以金氏不乏人焉
以其地多竹扁之曰竹林庵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谷

汝之子壽以俊選為國學生試藝高等授鳳陽府光州固始縣主簿以其家君命來求為記予惟禮莫重於親親尊祖所以重本親親之至也谷汝其知所本者哉周禮家人凡祭為尸漢制定為上陵食舉之儀下至公侯士大夫家皆得有事於墓墓也者體魄之所藏也墓之有祭尚矣然非有棟宇之制其何以肅位奠之誠哉且墓必樹木種木者期之於百年之前用之於百年之後谷汝念其始祖之手植在我後人培而植之而不忍用之也

然而事變之來勢莫能遏幸而購得於軍旅摧挫之餘
擇其禮之宜事之可者行之亦足以慰始祖之神矣矧
夫華構翬飛林泉美觀靈游宴喜者哉想夫霜露之交
少長咸在自谷汶一身觀之有伯叔諸父焉有子姓羣從
焉樽罍酒醴之馨俎豆菓殽之薦潔盥興俯其中儀式
精神血氣之交肝鬢幽冥之格固有如見其笑貌聞其
容聲者矣享事既徹飲福薦胙或有倡言於衆者曰祖
宗餘慶庶其在此詩書禮義之遺堂構菑播之責其保

有弗墜矣至於患難貧賤有背禮廢恩者乎彞倫日用
有見利忘義者乎聞者惕然懼聳然悟黽勉用力不辱
其先矣此固谷汶之志也豈徒謂萬竹之林立以為一
日游觀之樂哉昔者詩人作淇澳之詩美衛武公先師
子曾子贊以為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金氏以竹林名庵
慨思先德信乎其不能忘矣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不
在茲耶予忝同澗產興教淮山間金洲之勝為向慕興
起異日幸得一至其處詠歌猗猗之間亦云幸矣姑為

金氏曰 卷七
之記以遺壽使刻之山中以傳之壽清修俊邁種學績
文見用於時如木向榮金氏始祖之澤殆未艾也

蘭亭記

草之種類不一惟蘭以國香見珍易言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春秋傳言夢蘭離騷言紉秋蘭以為佩夫其一草
之微見於經傳若此得非芳香修潔類君子之德乎自
世好不明薰蕕莫辨珍蕭艾而蕢菜菘者天下皆是也
其孰有重夫蘭者哉君子則不然於其先世之所好者

培而植之先世之德斯在矣豈徒採芳挹馨以資耳目之娛哉鳳陽府潁州學正括蒼葉先生主善老成問學之士也其先在宋時有名賀孫字味道號西山謚文修者官至殿講以考亭高第著書立言道德聞望稱於一時至其先大父肥遯先生當宋革命時手植崇蘭號所居曰蘭室下帷講授學者多出其門後五十年而主善克承厥志仍以舊扁揭之梁間後進之士過其下者如見肥遯主善既來潁陽求予為文記之夫前人之靈在

天其芳馨之德固已被之人人矣後之人不嗣而承之則前人之德亦將湮昧而不明矣譬如蘭焉自根而莖而葉森然而倩秀鬱然而芳茂雨露之滋以生以息薰蒸秀徹芬芳至今而不絕庶幾其德之似矣然則主善其迪光前烈者哉世言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主善典教頽陽其以善淑諸人多矣況於周旋交際者哉異日名列縉紳升之蘭臺署之蘭省所以仰其風儀被其容接者奚止今日一室之內一席之間哉予家四明山中

嘗獨行崖谷間比蘭為貞人逸士躊躇眷戀至不能去聞有生於海上普陀山者尤芳酷可愛每使人涉險求之不啻金玉也今越在淮海蕪荒茅塞其能忘情於中耶安得與主善從容是室之下汎九畹之光風作猗蘭操授琴鼓之發懷古之一慨哉姑書以為之記

萍軒記

水草之產非一獨萍也泛然無根著豈造物者之偏也

耶世之君子去鄉里遠親戚者每取以自況其心之所
適意之所得胡可以淺近觀哉姜君孟起好古博雅士
也少家越之新昌侍其父羽儀先生遊吳為東南都會
聲明文物之盛耳聞目覩者不可勝紀矣際今聖運遭
家多艱自吳中來鳳陽懷遠卜居荆山之麓覆茅縛竹
為燕息之所扁曰萍軒予嘗過焉求其所謂萍者無有
孟起謝曰吾年四十餘去家二千里由越而吳而楚徘徊
展轉若浮萍隨波上下而莫適所止也夫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吾萍梗之蹤得此以寄其身之所
安足矣去住天也何敢必哉惟靜以俟之耳以萍而辱
吾軒自吾之出處言之非有半池一水浮青點紫可以
憑欄檻而縱心目也予應之曰子可謂托物君子矣夫
寓物而不拘於物士君子所以樂其天也屈平之於蘭
淵明之於菊濂溪之於蓮豈直以芬芳艷麗之為哉蓋
其物理之適與造化相為流通爾萍雖微物亦氣化使
然者即其飄蕩留連隨所在而克遂夫生生之妙殆有

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觀物察理者寧不有得於茲乎乃若心融意會物我兩忘視夫天地上下皆我室我闔也曾何根蒂之有此固孟起命名之意而世徒欲以形迹求之不亦過哉予家四明越在海上亦泛萍者也與孟起相遇於淞產為同鄉於斯文為同志論辨往復亦足以釋羈旅之懷矣異日幸涉江東歸或得萍實獻諸是軒之下孟起剖而食之其甘如蜜斯有以信吾昔者先聖所言矣因書以為記軒在荆山為楚卞和得

王處南則塗山大禹朝諸侯之地其下長淮直走東海
云

拙守齋記

四明王先生漢章卜居舜江上扁其齋居曰拙守前天
台劉公羽庭著記而信安汪公闕會稽楊公鐵崖或

述之贊或勒之銘於拙守之義無餘蘊矣先生佩服其
言端居靜念朝夕經史且取曾伯祖尚書公曾祖常博公
遺書手澤玩誦而肄習之於性理之微文章之懿典故

之詳莫不究其源委訂其指歸凡世之華采相勝巧偽相傾譁張變幻以墮名敗節辱先喪家者視之若浮雲然際今聖朝有司彊薦起之入京師兩以母老辭歸洪武初年以博學召試既中選力辭歸養明年復召覆試得知英山縣事既到任以舊扁揭之楣間士大夫過者謂之曰公今有民社之寄簿書期會將奔走不暇顧欲以拙守之不亦踈乎先生曰巧而能為不若拙而能守吾天性本拙將守之終身矣惟科刑政蒞官臨民

以拙守之民苟如吾之拙寧有犯禮非義之患哉吾幸
以拙守其先澤得至於此賴天之靈獲歸丘壠保其遺
緒全真養素以終吾天年斯亦不媿夫拙矣予聞而躋
之曰是其得守身之本者哉昔者南軒張子曰士病於
不拙也久矣而考亭朱夫子亦曰拙者順其理而不去
也拙之時義大矣拙之守道之守也可舍而他哉先生
之守也非有田園第宅之守也亦非有金玉寶貨車馬
服乘之守也從容乎仁義涵咏夫道德循其自然之正

安乎固有之天使累世文獻引而不替豈非古君子之用心哉乃使學優而仕將使百里之內淳古敦朴躋乎仁壽之域如無懷葛天氏之民焉斯有以見其所養所存矣且夫聖門之學曾參以魯得之王氏詩書之傳先生守之以拙庶幾於參之魯乎抑聞之博學名科古以待天下異聞之士宋寶祐開慶間尚書公常博公兄弟繼登是科世以麟鳳目之常博公早世惟尚書公歸然為館閣冠冕尚書公厚齋先生也自尚書公四傳至

先生復以博學出宰畿邑斯固拙守之明效也使得進
司綸縉如公登兩制三字之選表章儀法如公在夕卿
宗伯之列據事直書如公之於實錄起居直詞正色如
公與二三執政論事大廷名遂身退如公之著書滿家傳
之天下後世斯所謂繩祖之武者矣拙守云乎哉念予
懵學無聞其於自守蓋漢陰抱灌之具拙於所用不免
為浮俗所誚然與先生有同鄉親契之厚庶幾志同道
合焉者故為著其說如此用以誌期望之私云

漢章答
云承著

拙守記文尤深感佩至舟中細玩中間論議抑揚發
明拙守二字無餘蘊誠佳作也且博學一科古以待
天下名士旭忝竊是科非獨有愧於古人抑深有愧
於先公而又愧於當世斯文多矣復承錄示遂初老
人志銘中間叙事及荅文清公濂洛關闕之語似非
老闕之輩直理吉氏家傳誠史筆也使當時史遽見
之亦必低首許與

滎陽外史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八

明 鄭真 撰

記

豫齋記

忠翊校尉漕運慶紹所工戶韓侯將名其齋居之室取
連山易筮之得雷出地之兆筮史曰吉是其繇曰茫茫
堪輿至陽發舒君子得之利厥攸居動無不順佚樂舒

徐悠哉優哉造化與俱斯其為豫之義矣乎於是以豫名齋而屬記於予予謂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有象焉有占焉侯以象占而定居室之宜其有得於聖人作易之旨哉予嘗讀四聖之易而以連山參之則知造化之理載諸簡冊者一而已矣豫者安和悅樂之名豫之為卦上震下坤一陽居四而五陰隨之有豫說之義焉侯之於是齋也溫清之暇終日宴坐心念澄默得夫坤之靜者也及其事為之際則發奮果毅期於必行是又得夫震之

動者也靜而動動而順順而成其為豫何如哉雖然豫固以說為義矣然溺於驕肆則鳴豫而致凶失於中正則盱豫而有悔之二者侯固無是矣其尚慎其誠矣乎九四之爻辭曰勿疑朋盍簪蓋以至誠不疑則同類合而從之其為豫蓋無大於此者然則侯之齋居蓋不特為一己之豫而已其必將由己而致天下於豫者乎以是觀之筮者之言於是為有徵矣連山之易豈欺我哉侯名闕字闕昔受知於今丞相康里公以千夫長戍于

金史紀事本末卷八
卷八
一
甌粵間遂以功陞讀書有文章幼嘗受易於鄉先生駱君伯善先天之學心傳面命故予敢誦其所聞者以諗之是為記

方齋記

莆田吳先生義孚年五十餘龐厚老成學貫經史而尤邃於書隱居深山中杜門立言以自見迺洪武壬子有司敦迫就試閩省遂領薦書計偕春官中書省臣議以中都興龍之地教職之重宜使進士為之於是先生來

為鳳陽府學教授既至日進諸生訓以性命道德之說
退治一室寢席其中織蘆以為蓋障架以橫板上下書史
旁設几案置觴豆之屬外編竹為籬植叢菊數本客至
對坐清晤有酒輒醉不吝也嘗曰茲室雖陋然審勢面
陽位正而方正吾儒者居之且吾嘗以執方忤物而不
變也將守此以終身焉於是扁以方齋而命真為記夫
方者圓之對方圓規矩之器也天下之物舉不能違之
然圓鑿方枘昔人固知其齟齬而難入矣況夫後世俗

尚之趨其有不喜圓而惡方者乎且夫士之處世不過
言行動靜四者而已隨時而圓轉之其有合於理者耶
有人焉立心以正守道不回言行方也動靜亦方也不
偏焉不倚焉順理而行之功名富貴死生禍福不以爲
欣戚也君子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先生累世科第有司
嘗表其里曰桂籍宋時爲太守者五人有萬石君之號
曾大父瑤由進士通守潮州北兵至守節死義大父請
學上舍生值宋社移隱居不仕國清湖灌溉一郡澗省平

章烏瑪喇欲湮為田上舍慨然爭之累年湖得不廢雖
時異事殊民至今稱之父柏宇庭堅號石亭布衣儒素
克守先業先生七歲失恃石亭令就外傳見其記誦喜
而謂曰吾家詩書之澤其在茲乎不幸石亭即世先生
年方十五有持家之責至二十有九厲志發憤師鄭先
生獻可林先生學矩以及丁先生文遠學矩元進士知
福清州岡孫之子文遠則其高弟也問學淵源蓋可見
矣今以教席之尊任斯文之寄而所以自處者如此可

謂不負所學哉唐次山元公嘗作惠圓先生喜方而以名其齋居其何愧於古人也耶抑又有說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君子所以法坤道也敬義既立德斯盛矣何假於習而後利哉先生取義於方其善於用易者耶真忝教於淮托在下執而亦以不能利方為圓見諂於衆先生獨咻喚之獎厲之蓋志同道合有如此者屬筆記事不敢以淺陋不文為解先生其尚有以教之哉

約齋記

松江陳氏為巨家名族自其先世嘗以好義稱於鄉里
名布字孟敷者年幾四十清慎修謹而種學績文不倦
不怠早嘗受易於嘉禾鮑先生仲字洪武六年以儒士
徵試吏部中選授宿州儒學正宿為汴泗要衝自金宋
以來為用武之地際今天下一統文教聿興而宿為中
都畿甸孟敷講授之暇退歸所寓端居靜念人莫窺其
際自題曰約齋云予嘗以使事過馬叩之曰子何以約

為哉孟敷曰吾自志學時嘗欲推己及物斯文之過我者得用其情焉然事至物來必裁制品節而後可故字孟敷而以約名所居敷有廣博之義約有要束之義二者蓋相須也今因於羈旅所謂約者非向之約矣子應之曰是何傷哉亦足以見子之志矣夫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天下之事寧有約而失之者哉是故約之以禮約之見於行也博學而詳說之約之見於言也言必以約則有綱有要不泛然以無統行必以約則有規有矩

不侈然以自放約之時義大矣哉孟敷年壯力彊心存
惠濟交接應酬必以其禮而忠信篤敬見於日用常行
間殆易所謂納約自牖者耶乃今以教席之尊任斯道
之重將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於名教信非小補也
異日昇之館閣進諸廊廟將見學之所及德之所施大
有以慰夫民生者非徒簡儉窮約之謂也雖然君子之
德當論其世孟敷居家時嘗事其從父充之先生充之
亦明易學兩領鄉薦元至正末年張士誠據吳中分兵

畧地松江充之散家財聚義士與官軍相犄角及敵戰
屢捷同里有背恩反噬者引敵兵為內應充之兵歟家
燬僅以身免省憲文章論薦得授江淞提舉入聖朝知
和州事歸老於家以卒子家海上時嘗書其事比之辛
讜成敗非所論也夫善善及其子孫況其節義之著足
以裕夫後人者耶然則益數豈終約者哉併書以為記

常齋記

括蒼王景彰先生教諭懷遠縣學治其齋居之室以著

策筮之得易之恒筮者曰吉恒者常也久也常故能久
久則悠遠矣且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有恒
久之義焉於是以常名齋而求記於子夫天下之理亦
惟其常而已非其常則為怪為異為變徒以駭耳目之
觀聽奚可哉子不觀諸宇宙間乎日月星辰之運行山
岳河海之流峙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形形色色歷千萬
年無有差繆不常而能之乎人於其中賢愚貴賤固有
等差而彛倫日用之須修齊治平之要豈外乎是常者

哉書曰彰厥有常而子思子於中庸之庸以平常之理
言之而張思叔座右銘亦曰常德必固持噫常之為義
微矣哉景彰世為括蒼儒族而清謹好修力學不倦為
古文歌詩皆典雅蔚瞻可喜洪武壬子以文詞領淞江
行省鄉貢進士薦書計偕京師選部將奏以官力辭不
得遂領懷遠教職以去懷遠鳳陽屬邑塗山禹會之地
兵燹以來學校之事有所未遑景彰既至而館舍蕭然
在學子弟皆復業之家樵牧童豎迫於有司勉彊應命

從師授業之誠無有也景彰曰吾惟盡其職焉耳晝夜
程督不見有不堪之色人以是敬憚之斯其有常之吉
士而得於易之恒者耶視夫好高立竒索隱行怪以釣
聲名取利祿者相去何遠哉雖然恒卦之九三爻辭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上六振恒凶所以深戒人不能固
守其常者國家文治大興菁莪樂育之盛前古莫及景
彰舉比之席已越三年將使久於其職以遂責成焉者無
以輕動為也傳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譽髦斯士於景彰竊有望焉景彰曰筮之言信矣抑
或子之說其亦有以教我乎於是乎記之

樹德堂記

傳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德者人心所同得也而書言
樹德務滋者何哉夫樹德猶樹木也晉人謂十年之計
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夫其堅固而不拔則盛
大而無窮德其可以不樹矣乎四明韓氏出自高陽有
字君垕號妙心居士者由定海徙居郡城以勤儉致產

業天性孝友好善樂施尤向慕佛乘年六十有三而終
有子二人長惟善次可善克承先志益大以振惟善有
子二人長懋簡號節齋不樂仕進浙省兩以慶元幕長
薦不為就次懋和號務齋由慶紹海運千戶三轉至海
道都漕運正萬戶積階由忠翊校尉至奉議大夫奉議
貴為三品有司奏當疏榮二代於是妙心贈中憲大夫
追封高陽郡伯惟善封太中大夫高陽郡侯其職皆以
海道都漕運萬戶云聖運肇興懋和以閑良謫居汴梁

郡侯與長子懋簡力貢賦以奉有司嘗奉命旅朝京師
拜伏奉天殿下面聞聖諭賜酒食以歸恩意醲渥夙興
夜寐用圖報其萬一噫非樹德之極其至是乎予客居
中都郡侯之孫名中字允傳以書來言曰韓氏世澤非
一日矣先曾大父郡伯善慶之積大父郡侯遵守以至
於今若子及孫之盛先生有以知之先叔祖可善翁扁
其堂曰樹德蔣先生德純者實為之記藐焉弱息無所
肖似亦欲取以名其所居幸先生為執筆焉夫君子之

於人論其世而已論世者不於其人於其德德之樹也
如甘棠之勿翦嘉樹之封植斯可矣使夫怠惰放棄弗
樹弗藝蕪廢而茅塞焉至於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或
偃以拔或撼以搖其能有所獲也哉若稽前史韓以國
氏漢唐及宋為將相為牧守為名儒士大夫先後相望
其年代之遠譜牒之殊不可攀援而彊合然泝源窮委
所以興懷先哲垂裕後昆者可不思所以生息而蕃衍
之乎昔端明蘇長公銘王氏之堂曰鬱鬱三槐為德之

符樹德之謂也夫樹木者常待其熟樹德者亦待其熟
木之熟德斯熟矣德之熟德其可勝用哉允傳氣貌清
修循循謹飭讀書工文辭湖妙心之傳已四世於是勿
替引之自根而榦自榦而枝而葉廣大高茂可幾矣傳
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於允傳切有望焉予既書其所
以以示鄱陽周先生克復先生曰某以先左丞玉雪
公使命湖東知鄆有韓氏久矣然微先生之文不足以
發之因用古篆法題諸篇端且扁其額揭諸楣間

云

慎獨齋記

國學生嚴陵王以寧奉上旨賜襲分教中都之屬邑之臨淮邑大夫樂侯瓚命父老考古者黨庠閭塾之制為之建學率子弟二十餘人事之以寧朝夕講授不倦既閉門不與物接端居靜念深有得於先師曾子子思慎獨之說喟然嘆曰至矣哉聖門傳心之要也信矣哉理欲善惡之幾也可不思所以用力哉因以慎獨名其齋

居而求予著記昔者儒先之論詳矣嘗試以其說身體之平居暇日燕坐寂然融心會意湛然如太空明鏡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而其好善惡惡之誠存養省察之實固已默具於中矣或者事機之來勢會之乘一念之發或不謹而幽暗隱微之間少不致察焉則不免於自欺之蔽而其離道也不既甚乎是雖人所不知而其手指目視亦不可掩矣以是而曰吾將以慎其獨也緊執信之哉今以寧之居是齋也扁焉而朝夕觀焉則其過

人欲存天理誠中而形外者不徒一時為然而時時皆然則不必乎不睹不聞而始有所謹矣精義入神氣象具見小而掃洒應對外而出門使民大而天德王道之純亦不已功用所及言語云乎哉詩曰潛雖伏矣亦乳之昭獨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子嘗有言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而後世亦有借此以明慎獨者以寧氣溫貌恭在鄉黨循蹈規矩入成均以明經中高選博士先生稱之是固能心曾思之心於數千

百載之上矣豈止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耶予家東海上
上竭竭而來塊然獨居糞鹽薪水朝不繼夕而清苦自
甘于今三年竊嘗儼古盤盂之戒書其辭於室壁曰慎
厥止汙小榻相在屋漏尚不愧書於枕席曰夢寐處罔
或愆明靈司之眇幽玄書于戶牖曰仁為樞義為闕敬
爾威儀慎出入烏乎茲言予其勉旃此皆慎獨之要也
因書以遺以寧庶幾相與警惕以無負名教矣乎以寧
齋居在清流門水簾洞南昔傳有蜀卒自青城山來訪

求水簾先生者蓋古仙遺跡云併書以為記

自省齋記

真年十餘歲時挾冊侍先處州教授側先教授謂真曰志士之為學當有其要為學之要其惟自省矣乎昔之日孔聖之道傳之曾子三省之功不以一日廢也今去聖門數千百載其能有學曾子之學者乎嗚呼汝勉之哉真服膺先訓至今凡三十年然而一日之間事至物來是非取舍忤於理者多矣反而求之其能不愧矣乎洪武

六年夏五月忝以荆江進士典教于中都畿邑而天台
吳叔祥氏以謫居密邇嘗過而訪焉叔祥方以講授為
業草齋數椽僅庇風雨卅角之童劔侍林立叔祥端坐
其中起而迎之如舊相識從容言曰鴆毒生於宴安德
業成於憂患古之人未嘗不致謹焉往吾自東海上來
居濠梁計其道途所經餘二千里魚鳥與東海鄰飢渴
頓踣者數矣今幸而就衽席之安得與二三子朝斯夕
斯以從事簡冊者斯文之幸也其有所惕厲矣子因以

自省名齋子其有以教我哉真聞而有感焉竊意叔祥
庶幾有意於學曾子也夫人所以立於天地間而為萬
物之靈者以有是心也心之在人謂之有物則不可以
形像求謂之無物則其日用常行亦無非心之所為而
已一念之間善則交修過勿憚改審乎天理人欲之判
圓乎流行賦予之中斯其為自省之道矣哉叔祥南冠
之士北來于茲悄悄馬羈旅常情匪堪顧方以反身修己
為進德入道之域其志行不可尚矣夫濠梁國家興王

之地賢才之所聚車馳輻輳叔祥志學如有司固將轉而上聞矣真老病駸尋簡編荒落而趨庭日遠無從是正方將與叔祥究竟曾子之學殆恐公車之召敦迫上道非老生所能挽留也

立志齋記

鳳陽府學楚生闕家居中都之道門前望獨山後眺長淮城郭之高大宮闕之壯麗一寓目而盡得之子與教授莆田吳先生義孚同在斯文嘗以公府期會往來二

十里間過其廬為之憩息生之父谷石翁謹慤篤實而
尤切於教子出酒饌相勞苦先生謂予曰吾忝教職無
補事功弟子員若生其幾乎號其齋居曰立志俾予記
之夫士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夫志之所向
也自髻而童童而冠有成人之道焉成人之道非立志
不可也志之立則事必成功必遂不爾其不至於頽墮
而委棄者幾希且生不觀諸射乎張爾弓挾爾矢穀滿
而發不至於中的不止也生之立志如射之志的斯可

矣常存於平居無事之中不離乎困窮患難之際夙興
夜寐弗忘也安榮順適弗墮也志苟立矣則自格物窮
理處事接物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得
矣孔子十五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而孟子亦曰持其志
生知亞聖之資猶若是況學者乎生清修明敏讀書解
義音吐清暢學為詞章亦時有可觀者以是日求其未
至其於道也孰禦國家誕興文治以諸生進者不次超
擢為御史為部郎為郡守為丞宣布政使者先後相望

生既有志於學異日進之朝廷所以烜衣冠之華耀襲
簪組之光榮者其不權輿於此乎詩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生其勉乎哉子不敏不文輒因吳先生之言而
為記之

不貳庵記

同郡周舜言氏隱居城東偏一室數楹窻明戶虛陽先
交映外有山石高一二丈許若戈鋌搜疏玲然瓏然磬
然呀然萃而聚之培以沙土植叢竹數十本間以幽葩

異草雅淡靜素芬芳清潔有林野之趣舜言屏絕人事
挾策之暇靜居默念間以微疾親岐黃之書既心定神
完覺恍然自得者乃號為通一子而其所居曰不貳庵
云以子有交義之厚求執筆為記作而言曰甚矣子之
善於立名也夫一者數之始二者所以配夫一也一者
竒而陽二者耦而陰天地生成之數也自一而十十而
百百而千千而萬億及于無窮而卒歸於一也故天下
之理一而已矣寧有貳乎哉子不觀諸天地間乎日月

星辰之運行陰陽寒暑之代謝山岳江海之凝聚流溢
鳥獸草木之飛走生植與夫禮樂鬼神之真器用度數
之詳自然而然而不抑之使然者其非理之一也耶蓋
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會一心故即諸物者即諸理
可也即諸理者即諸心可也心即理理即心通乎理之
一者由其心之一也通一則不貳不貳則不雜不虛偽
不間斷如是則自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事至物來皆
一以貫之而無礙於其間矣是豈非善學者歟雖然一

也者誠也不貳所以誠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所以
言誠也而先儒朱子者著敬齋箴亦曰勿貳以二勿參
以三亦即所以為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誠故不息不
息則久久則專乎一矣專乎一則其不貳也可以終身
矣尚務其誠矣舜言聞之謝曰先生之言良是哉佩服
書紳可矣遂書以為記

去非軒記

同郡蔡景和氏年三十餘性資明敏儀矩潔修居于郡

城東北廂近鄭魏王故第王在宋時以甘盤舊學
身相理宗端平之政號稱元祐今其園池廢為墟市而
猶以鄭氏得名景和居其間有冠帶之遺風當海宇清
平晏然自適泛觀經史究古人立言行事而有得焉踵
門謂予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諗其是非而取舍之吾
未之能也竊有志焉將以去非名軒可乎予應之曰可
哉夫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五常之德莫不具
焉渾然至善而無有駁雜也大中至正而無有偏倚也

初何是非之云哉自世學不明人心錮蔽喜怒哀樂之發聲色臭味之交固有汨於形氣之偏而忘其德義之正於是昧者日趨於非而莫知所以為是者矣聖人憂之本之以仁義節之以禮樂刑之以法度使其就是而去非者於是為至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夫子告曾子以孝親之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夫子告顏子以克己之功顏子去聖人未達一間曾子親得聖道之傳而其授受之際指是為則所

以過人欲而存天理者其要莫重於此矣景和於是而用力焉其亦庶幾矣乎雖然善學者持久之功一日之間事物之來千態萬狀是非取舍之心少有間斷則混淆錯雜而利欲從而蠱蝕之矣然則如之何其誠矣乎誠則明明則久久則是非判然矣推之於日用其於道也孰禦哉景和聞之曰子告我以聖賢之學吾殆自是而有進也耶請書以為記

滎陽外史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九

明 鄭真 撰

記

東園莊記

松江黃氏世有隱德至仲瑱先生以老成渾厚之資道
德文章名滿浙右在先朝以易經三領鄉薦縉紳士大
夫若蜀西虞文靖公金華黃文憲公尤敬禮之值世事

既非迄于不用聖運肇開謫居臨淮即鍾離子古城南
相地一區斬茅蓋堂插竹成籬藝蔬成圃鑿荒澗以供
飲犁荒畝以供食客至酒散隨所有盡歡而罷一榻就
睡不以形累也舊所蓄書數千卷日坐堂上與其子立
敬討論相為師友其同鄉故家子弟在北角者求為擊
蒙亦欣受教育之其所居地舊名東園里且扁為東園
莊莞爾笑曰吾其為東園公乎於是立敬致其言於真
且請著記夫隱顯異途行藏殊致登廊廟者溺富貴而

不返入山林者甘貧賤而不悔夫隨時取中無入而不
自得焉者賢士之所以自處也先生非仕非隱而優游
從容庶幾於全節完人矣世之芻狗營營乍起仆變滅
者不知其幾何哉昔西山先生蔡公元定且貽書戒其
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處世律身有
如此者先生年逾七十家在大江之南而貧不忘道老
不忘學去古人何遠哉國家子育斯民勞來安集咸適
有居若先生者返諸吳淞與三高士神交千載殆恐東

困之勝不得專有矣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先生之
謂乎真為兒時默誦先生科目之文歲月云邁華髮駸
尋眇焉淮海之鄉幸得相見屈行輩為忘年交先生之
待真者厚矣執筆紀事其何敢當哉覲顏泚額用以復
諸先生云

東澗草堂記

臨淮鳳陽屬縣蓋古鍾離子之國出縣東有古城春秋
成公十五年晉士燮會吳子壽夢昭公四年楚箴宜咎

城鍾離卽其地也由古城復東行里許澗水橫截而清
駛激越白石礫硤明徹可數架石梁以渡名五里橋
之左厥土燥剛而磅礴廣厚南望定遠諸山高下起伏
若屏幃之環几席之奠也松江夏氏士良繫名謫籍得
而樂之構草堂以居耕田飯牛溫飽僅足暇日取古金
石遺文閱之實與世相忘者焉士良漢四皓黃公之裔
其先自吳徙華亭儒素起家以好義稱鄉里朝廷旌表
其門至士良益四世矣勤儉自厲克振先業而折節於

名士大夫間尤以文字著述有聲時境內承平富家巨室雄豪相埒彼其峻宇雕牆被文錦繡而金玉錢貨穀粟布帛足以極耳目口體之欲粉白黛綠者爭妍取寵日與市井游酣縱風月間士良雖在親戚故舊藐若途人曾無一毫喜戚加於其心者物換事非天涯流落有過草堂者謝愧焉纍纍然依然低首下心索莫罔措士良常笑語予曰禮義廉恥士之所以保其身也世寧有是者耶予釋之曰士君子安於義命之正無所往而

不自得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不知所重哉士良累
世詩書所守所養一歸於正謫處不異家居向在富貴
不知其為富貴也今在貧賤亦不知其貧賤也視夫奢
淫自縱喪敗相尋展轉頓踣卑污苟賤而不恥者彼何
人斯且夫地以人而勝君子之於世不求名而名隨之
況其燕游之所在人有不可忘者耶士良之居于此四
方之人來者往者遇而憩息焉者視東澗之水益有先
矣昔者周顛之居鍾山杜甫之居成都皆以草堂名二

公之出處進退茲不復議觀士良之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如此可不愧於兩古人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士良之謂乎是為記

東軒記

鳳陽古禹會之地今天子以王業所基定為中都先朝將相大臣多奉皇居前參知政事方公卜宅舊城於其地東偏斲土樹楹植以修竹藉以蘆而茅覆之穴墻壁以成戶牖甃瓴甃以通徑隧幽花草雜然前列

內設几席度書史圖畫披玩諷誦朝斯夕斯於以舒
憤懣而挹幽爽者焉一日公率衆客落成從容言曰
大明生東天光之普照也萬水朝東地勢之下趨也
天陽也地陰也陰陽之理有固然者矣且東者四方
之首於四時屬春於五行屬木於五常屬仁於八卦
屬震世之辨方所分位置必以東為首稱東所以受
生氣也吾以東軒命名可乎真起而釋之曰此自其
跡而言之耳由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可者奚以方所

位置為哉夫身有定在理無定在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也今夫以一身之微居一室之內視之若塊然矣然而心與理融意與神會四方上下皆吾一舉目一舉足之間是非取舍惟義之從不以貧賤富貴而移也死生禍福而變也公在至正間嘗預典大藩參大政固嘗以天下安危民生休戚置諸念慮矣事去物改委質來歸甘與齊民為伍向之功名勢位曾不以挂諸口故其居是軒也心澄慮清游觀物表蓋將等古今於

須臾齊得喪於一致僅僅焉寄足一區追逐形迹而指其
東西云乎哉先民有言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其所
遇公其庶幾有得於聖賢之學者耶衆客聞而避之公
起而觴酒數行請記諸壁上公名文敏字存誠故平章
越國忠愍公次子嘗受經於陳叔夏先生博覽善記而
尤精於詩云

南軒記

鳳陽府庠許生志學公敏居臨淮縣古城之東五里橋

扁其讀書之所曰南軒子嘗過焉笑而謂之曰子欲為南軒先生乎公敏拱手謝曰志學以所居面南故云爾若南軒先生某不能知之亦豈敢望之哉予曰士生斯世其當以聖賢自期耶夫南軒以魏國張公子著書立說傳之天下後世載在史冊列諸從祀誠非後學所可擬議然其立身行己不過仁義忠孝之實故其於日用間則宅心高明表裏洞然而勲門相閥曾不以為意入朝請對則正容肅襟從容密勿於廣廈細旃之上不以

人主意向而有所隨順涖官政則四典大州圖上經畧
建置事功而宸音渙發嘉其弗忘蓋其聞道甚早大本
卓然有如此者嘗與考亭朱文公東萊呂成公相與
論辨往復輯成近思錄一書於是志同道合至於無所
為而為一說子朱子取為名言惜乎人亡國瘁而有吾
道益衰之嘆矣夫生於二百載之下去南軒若彼其遠
也然想其儀型固有興起而不已者子言其所言行其
所行則亦南軒而已矣公敏世家松江富厚多貨事去

物改搗來濠梁文獻老成若莆田吳先生義孚同郡黃先生仲瑱天台李先生廷鉉皆得以考德而問業焉退居軒之下默思靜念必有深造而自得者矣想夫盛夏之交天日卓午四窻洞啓清風徐來塵坱息而炎鬱蘇也顧瞻左右圖書有秩肅襟正坐悟對古人而心境湛然了無一物於此時也氣象何如哉公敏曰某未之能也願學焉書以為記

清白軒記

柳州府知事慈溪孫原哲自柳江以書抵中都臨淮謂
真曰往年令先君子求我先生講道龍山以知行體用
訓學者原哲攝衣往先生不鄙棄之程督啓迫不少倦
先生既去原哲卒業於家因得日趨於正而不失為士
者先生之教也後先生沒十餘年際今聖朝以六科取
士原哲以有司敦迫入京師羣試吏部中選遂拜柳州
之命柳遠在蠻廣間珍貨所聚貿易輻輳不絕於道視
之一無動念惟是簿書期會之冗朝以竟夕而德薄材

謏深懼弗勝勉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竭力篤行以無負國家委任之意因扁所寓軒曰清白亭子為記之以昭世契可乎真捧誦再三陟岵興思為之泫然因折簡以復曰原哲可謂能信所學矣夫幼學壯行後先一揆泣官臨民盍先律身清白者律身之本也清者不濁白者不污清斯白白斯清矣獨不觀諸古人乎羊續懸魚於廷裴寬瘞鹿後園子罕之寘玉揚震之却金簡冊所載炫耀烜赫夫萬古一心持之以正守之以公而無少私

曲焉湛然若冰之在壺而渣滓不得留也皎然若月之在天而塵翳不得入也若是於古人何遠哉孫氏四明闕閱在宋時以科第顯載郡乘者相雜有諱因者以文章名天下原哲纂承厥緒當明良相逢之盛選部識鑒之明榮恩美賜從事府幕世澤之遺師承之契有沒齒勿忘焉清白之操終始不變聞望以隆而爵祿以增真雖相去萬里有若親覲面於晤語間也是為記

予向居四明與求我鄭先王定交先生講學慈溪龍山

時過從識邑子弟孫原哲座下先生謝世子承乏澗
閩得別業龍山聞人譽原哲不絕口及予來濠梁而
原哲由儒入任知事柳幕以廉謹稱每樂道之今觀
先生之子千之為知事著清白軒記固信其為人昔
吳隱之在廣南酌貪泉而清操愈厲能知古人用力
焉斯足以保其清白矣柳幕長葉蔓與予友也盍亦
以是語之浚儀趙宜訥跋

虛白軒記

予往年嘗客東海鮫門島上溟波際天一瞬千里秋高
氣清明月滿空若玉輪金鏡清光透澈毛髮森竦及夫玄
陰閉冬烈風吹雪瓊臺銀島巍峩千疊於是時也一榻
生明因謂人曰莊子引孔子所謂虛室生白者殆謂是
耶或者曰此莊生寓辭爾吾夫子安得有是言哉莊生
之意以為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神專所司內
景不逸外塵不入靈府湛然真君瑩徹苟為不然是猶
驥伏槽枥而馳意千里矣蓋道家修治之說例如此非

吾儒所謂本然所賦之正理也夫人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理存乎心沖然其虛而無有蔽塞也潔然其白而無有汙濁也一旦聲色氣味之交耳目鼻口之欲於是虛者塞白者涅矣聖人憂之示以誠敬之要存養之功使之致謹於動靜幾微之際有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則此心體段本然全具常見其虛且白矣獨雪月時也耶予聞而韙之亦已有年際今聖運肇開忝以鄉貢進士為中都學官以郡太守命奉詔書錄黃開讀壽陽而

國子生毗陵高允昇氏以上命分教其州之子弟以虛
白名其軒居請寓書求著記因以向所得於人者告之
允昇氣質清修問學充實造詣之至豈予所能測識哉
想夫太空無塵傲睨上下心融而意怡歌小山之叢
桂挹肥水之清漣與淮南八公神交千載殆不知有人
間世也豈特所謂吉祥止止也耶雖然聞之周子有言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而主靜而子朱子著調息箴有曰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此聖賢內修之學也夫虛斯白矣

然則允昇之學其求之此乎求之彼乎

無墨齋記

國家奄有方夏文治誕興科目取士具有成式有司奉行惟謹士凡一材一藝者皆得對敷顯命盛矣哉惟嚴州府淳安縣之武氏為其鄉望族字仲廉者修身慎行四十年矣迺洪武六年有司將以六科薦之天官仲廉亟往力辭其畧言曰某諺所謂無墨者也平生昧文章義理子虛客卿之誕尤羞為之不能與筆硯同污譬猶

白圭之玷不可磨也。漑肝膽，傾肺腸，當見之，某豈忍欺也。耶有司不能屈，竟免歸。仲廉即淳安冬嶺之陽，縛茅中平山，耕田取給，間取無墨二字，扁其齋居。縉紳士大夫及鄉先達長者，詠歌成什，以真與其從弟國學生仲友氏同寓臨淮介，求著記作而言曰：仲廉可謂清白之士矣。昔孔子嘗語仲由曰：涅而不淄，士君子之節，人固不能浼也。已若夫墨翟之悲，絲揚雄之守，玄意固各有在也。然翟之兼愛終致無父之罪，雄之寂寞不免投閣。

之譏往行前言審擇其可否者爾仲廉尚志聖門甘心
靜退以為役役以勞神不如默爾以忘形廟堂爵祿之
寵榮不如山林泉石足以棲息燕寧也故其託鄙諺以
無墨稱者蓋如此噫何其貞且固哉真在元至正間就
試泐闡識前鄉貢進士仲源先生蓋仲廉從兄行也以
先人教授嘗與之友用父執禮見時座客有戲謂者曰
唐世舉人曳白者飲以墨汁今時尚然子其勉之真敬
受其言力學不怠恭逢聖運以明經首選辱分教席追

想前烈合併之盛有如一日而去墳墓遠親戚南望悔
恨以為不若仲廉托無墨之愈也天其或者幸得告還
當尚歷錢塘上嚴陵過仲廉所居與論先契叩以所蘊
其果無墨乎否耶於是乎記之仲廉名仲清號愚隱道
人奉母至孝鄉黨無間言云

晚節堂記

士大夫砥名礪行恒見盛壯時至於齒髮向衰克以完
節自保者幾何人哉夫知功名勢利之足慕富貴豐厚

之可羨則夫貧賤患難寂寥澹泊固有所不堪者矣有能慎終如始克享天年斯亦難乎哉四明馬懋善父年老氣蒼嘗從鄉先生胡繼善工文辭服勞藩省謀猷贊畫達官為之器重際今聖運謫居濠梁受廛為氓斬茅蓋堂售岐黃之學優游終老號菊齡處士而名其堂曰晚節朝斯夕斯庸以終其身云適朝廷切於用才凡以宦籍在臨濠者皆徵詣公車懋善力辭曰某老矣無能為矣衣幣食麤用以全吾節而已爵祿非吾節也遂免歸

子聞而為之喜曰懋善其知靜退之宜哉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高尚則不能卑屈肥遯則無所係滯懋善殆學於是者矣懋善世儒家先君子良可碧翠翁以孝行稱兩授浙東宣閩薦書為溫衛學官家庭之訓手澤具存懋善服膺久矣而又為史大資家子婿大資事宋穆陵為名法從宵人執政退居滄洲十年屢以書勸其兄衛王罷相懋善益嘗視其泉石之勝而想慕其人矣盼桑榆之日晚懷

松栢之歲寒能無慨然於中也耶夫仰止高山先烈如在惟吾四明文獻冠東南諸郡丞相鄭忠定魏王端平去位歸卧東山號安晚先生人以謝安石比之忠定勲名爵位誠非後人所可擬議然名節天下大閑豈以古今貴賤言耶予與懋善俱四明人也故以鄉先達事告之非以勵懋善併以自勉焉洪武十年歲在丁巳正月既望鄉貢進士同郡鄭真記

養生堂記

於越戴氏自江左晉宋以來代為宦族在蕭山者其支裔也有名潛字起之者嘗登安陽韓先生京北杜先生之門而親炙於金華朱彥修先生彥修許文懿公門人遂性學而尤精於醫愛起之勤敏凡醫家論著悉以授之故起之迄能以醫鳴年二十餘薄遊湖海間縉紳大夫嘖嘖稱之其學大槩多祖東垣李氏云際今內附以嘗為吏例居濠梁濠梁國家興王之地五方之民星聚雲集而不習水土恒至疾起之輒與善藥以金帛酬之

者不辭貧不得錢者亦不問所居在大東門外五里橋
北控淮河南望定遠諸山雲煙風雨幻化朝夕起之樂
其遠靜樹堂四楹覆以重茅凡神農本草蟲魚草石
之類兼收並蓄扁曰養生求予記之夫人位三才之
中立萬物之表五常四端其理也四肢百骸其形也
日用之間飲食衣服以養其氣體聲音顏色以養其
耳目舞蹈歌咏以養其血脈性情至於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之間周旋交際之文足以盡彝倫之則明分義

之嚴其於有生之道蓋無一之不備矣然或動息不時
節宣失候疾疢所攻死亡旦夕於是時也妻子且環視
而泣矣其它所有何足恃哉有醫者焉明陰陽分表裏
察色以知證因證以知脈投以藥餌砭熨之具而濟之
烹炮和劑熨烙按抑之法使夫卧者以興昏者以醒疴
羸者盛強喘息呻吟者宴安而平復然後其人始得以
順五常之道遂萬事之宜而道德性命之正皆在於我
矣斯不亦養生之明效矣乎而起之有得於此誠足以

見其名實之允稱矣雖然君子之於人亦先觀其所自
養耳故養順見於易養氣又見於孟子養之時義大矣
起之所養何如哉屈子有言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起之所養正在於此豈徒以藥
餌為濟人利物之具哉所養既成仙風道骨恍不知其
所之矣異日崑崙不死之鄉聞有衣冠而遊者非起之
其誰也耶是為記

植芳堂記

松江沈復吉來居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簷層砌高下中度而虛戶洞開方席靜設以延廣爽而滌塵坳也左右前後芳葩幽蕤丹紅雜而文章爛也淮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麤穢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之為言薰也薰與猶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以並君子耳薰猶之莫辨也久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昔

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為仁為義為君子而以惡臭為
讒為佞為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鶻鳩既鳴
蘭芷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內美將焉佩謇吾法夫
前修將焉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心抑志於上官靳尚之
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深悲之
乃今聖運休明羣賢彙進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
香自珍乃若同於楚大夫之為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
之於世亦觀其所處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統

粹原固不得而見之矣而其言一則曰苟得列乎衆芳
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國愛君之心實拳拳焉乃今
沈氏一家父子之賢堂構之重所以命名者在此蓋因
夫濟人利物之心豐殖其盾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
報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
孰多乎哉且夫以天地生物為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
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既遂紛紛總總不能以
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生物之心在

我矣心即仁也仁也即所謂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之聞豈特一堂之名哉係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芎藭參苓間芷朮兮靈扈夜吠變殊質兮和風斯扇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爚以蒸或炮炙兮七劑維良起沉痾兮吐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域兮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春啓素籥兮邈彼化樞生物育兮繁芳之植符爾德兮善植斯獲盍自力兮毋怠弗忘勿堰拔兮芬其難虧暢

以達兮德音孔昭用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斁兮詞訖
復吉以示其尊翁尊翁文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於橘
頌矣意者先生其以古人望汝乎乃請書為記

榮陽外史卷九